

田原文集

第七卷

中國戲劇出版社

装帧设计：曹辛之

田汉文集（一）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水电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293,000 850×1168 1/32 印张15.75 插图（平）7（精）19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1—8,700册（精）1—3,700册

统一书号：10069·479 定价：（平）2.30元

（精）3.40元

第一卷说明

本卷编入田汉同志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七年所创作的话剧剧本十三个，和他自己所写的有关文章九篇。

《梵峨璘^①与蔷薇》（四幕话剧）写于一九二〇年九月，九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由留日学生首演于日本东京驹形剧场，发表于同年《少年中国》杂志第二卷第五、六期。

《灵光》（三场话剧）写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月二十日由留日学生首演于日本东京有乐座，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太平洋》杂志第二卷第九期。

《咖啡店之一夜》（独幕话剧）一九二〇年冬在东京写初稿，一九二二年五月发表于《创造季刊》创刊号；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收入中华书局版《咖啡店之一夜》剧本集；一九五九年夏改订，同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田汉选集》，据改订本编入本卷。

《薛亚萝^②之鬼》（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二二年一月，

① 梵峨璘，Violin之音译，即小提琴。

② 薛亚萝，Piano之音译，即钢琴。

一月十六日由留日学生首演于日本东京基督教青年会剧场，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少年中国》杂志第三卷第九期；一九三一年收入现代书局版《田汉戏曲集》第四集，据此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午饭之前》（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二二年夏，发表于同年八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二年修改，易名为《姊妹》，收入《田汉戏曲集》第一集。据修改本编入本卷，仍用原剧名。

《乡愁》（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二二年，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南国半月刊》创刊号，十二月收入《咖啡店之一夜》剧本集，一九三二年一月收入《田汉戏曲集》第三集，据此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获虎之夜》（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四年一月《南国半月刊》第二期起连载（未完）；同年十二月收入《咖啡店之一夜》剧本集（全剧）；一九五九年修改，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田汉选集》，据此选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落花时节》（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收入《咖啡店之一夜》剧本集。一九三二年一月收入《田汉戏曲集》第三集，据此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黄花岗》（二幕话剧）原计划为五幕剧，始写于一九二五年春，发表于长沙《大公报》（未完），同年十月起又在上海《醒狮》周报附刊之《南国特刊》第七至二十期连载（亦未完），一九二九年五月起在《南国》月刊第一、二、五、六期连

载，即此二幕，仍未完。据《南国》月刊所载本编入本卷。

《苏州夜话》（独幕话剧）一九二七年写草稿，当时由上海艺术大学《断笛余音》电影摄制组首演于苏州，一九二八年六月写定，十二月由南国社演出，发表于《南国半月刊》第六期，一九三〇年二月再发表于《南国》月刊第五、六期合刊；一九五九年修改，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田汉选集》，据修改本编入本卷。

《生之意志》（独幕话剧）一九二七年冬在上海艺术大学举行的“鱼龙会”上演出，一九二八年六月写定，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六月《摩登》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一年收入《田汉戏曲集》第四集，据此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江村小景》（独幕话剧）一九二七年冬写草稿，在“鱼龙会”上演出时无定本，一九二八年冬写第一稿，一九三〇年春写定，收入《田汉戏曲集》第四集；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田汉选集》，据此选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名优之死》（三幕话剧）写于一九二七年冬，在“鱼龙会”上首演及南国社公演时为二幕剧，一九二九年一月南国社赴南京公演时改为三幕剧，发表于五月至六月《南国》月刊第一、二期；一九六二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据单行本编入本卷。

目 录

梵峨璘与蔷薇	1
灵 光	71
咖啡店之一夜	115
薛亚萝之鬼	151
午饭之前	167
乡 愁	191
获虎之夜	209
落花时节	243
黄花岗	263
苏州夜话	331
生之意志	353
江村小景	365
名优之死	377

附 录

《梵峨璘与蔷薇》著者启	421
《灵光》序言	423
《黄花岗》小序	431
在戏剧上我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434
《田汉戏曲集》第四集自序	439
《田汉戏曲集》第一集自序	452
创作经验谈	457
关于《名优之死》	463
《田汉选集》前记	466

梵 峨 璘 与 蔷 薇

(四 幕 话 剧)

人 物

柳 翠——北京新世界大鼓女，十九岁。

秦信芳——即张雪舫，柳翠雇入半年了的琴师，二十三岁。

李简斋——号毅甫，前革命家今实业家，五十一岁。

吕夫人——李的妻，五十岁。

李家骥——李的子，十七岁，意气甚盛之少年。

吴妈妈——柳翠的嘱托保护人。

工 人——二十四岁。

少 年

富 翁

司 事

胡先生

友

某少爷

其他男女游客多人

丫 头

邮 差

时 间

一九二〇年，初夏。

第一幕

布景 北京“新世界”京津杂耍场，屏风上绘两只高飞的鸿雁，壁间贴有“准两点开演”及“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等字样，左壁更有“特聘京津驰名时调大鼓柳翠姑娘”的大牌子。

〔开幕时游人尚未到，柳、秦坐在台下凳上闲谈。

柳翠 （看一下手表，对秦说）时候快到了，客人为甚么还没有来呢？

秦信芳 （隔一会子徐徐说）呃……还没有来，他们也有他们的事要做罢！谁按时应节来听我们的。

柳翠 （冷笑的态度）嚇！有甚么事做？我还不知道！北京的人会有事做，那么中国就好了。他们此刻有的还在床上抽大烟没有过足瘾，有的还和他的姨太太们睡着，没有醒呢！其他的也不过茶馆进，饭馆出，听听戏，打打牌，游游中央公园，上上青云阁，有甚么事可做？

秦信芳 （带笑）这不是他们的事吗？中国的老爷们除掉了抽抽大烟，睡睡小老婆，茶馆进，饭馆出，听听戏，打打牌，还有甚么别的事可做呢？

柳 翠 那么讲起来，他们可做的事还多着呢：坐坐汽车，吃吃大菜，打打扑克，……还有甚么事？啊！借借款，卖卖国……

秦信芳 （笑接着说）听听柳翠的大鼓。

柳 翠 （也笑着）噯哟！不敢当，他们老爷们忙得很，更兼好看的千千，好听的万万，谁还来听我的甚么捞什子大鼓哩。我这大鼓，也决不唱给他们听。

秦信芳 哈！哈！大胆的吹一句牛，他们做的大梦，也得要你的暮鼓晨钟去打醒他呢。

柳 翠 （预备转话头的样子）打得醒的，便不算大梦了。可是……信芳！我现在哩……很不愿意唱这个捞什子大鼓了。……我很讨厌起来了！我很想弄点别的事去做，或者乃至……你说怎样？

秦信芳 （沉吟了一会，轻轻的说）你现在唱唱大鼓，也不坏呀，我们卖艺的人，凭着艺，自由自在的赚几文钱，吃着，穿着，也没有甚么不好呀，你已经很讨厌了吗？

柳 翠 信芳！告诉你说罢。我不独对于我的艺讨厌起来了，我连我这个人讨厌起来了，我这样一个……
（说着忽然悲从中来，接不下去，一面拭泪，一面说）我真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好，我越想心里越难

过，……我也不是生来就下贱的人，我小时候也非常好胜，左右邻舍的女孩子们谁赶得上我？只是我……喂依！……只是我运命不如人罢。……你看见昨天下午带着一个丫头，坐在那边（手指着）椅子上的那个太太了吗？

秦信芳 唔！看见，（记一会）不是那个脸上擦很厚的粉，穿着铁机织的夹袄，天青色小花缎子的裙子，手上戴着钻石戒指的吗？

柳 翠 是的，她呀，……就是我小时在天津的时候，一块儿顽的。那时，我哪一样不及她？可现在她做了太太，来看我打大鼓寻我开心哩。（带哭）咳！我不知我的命怎么这末苦！若是我妈在，也还不至流落在这里。我妈她当日和人家恋爱，离开自己家里，同他出来，谁知道给人家骗着了。丢下她一个人不要紧，还留下我这一条孽根，在世上唱甚么大鼓，也不知道要唱到甚么时候，才把这条小命儿唱得完。……我妈，她哪里知道，她自己苦够了，一撒手去了，却让她的女儿来苦！

秦信芳 翠姑娘！不要这样伤心啦。……急坏了身子怎样？

柳 翠 （苦笑）嘿！救了身子又怎样？横竖也没有人管我！

秦信芳 救了身子，当然也没有甚么怎样，不过比较急坏了身子的人显得强些罢。你也是个好胜的人，与其那末愁命苦，何不倒和这运命八字抵几阵呢？实在抵

不赢了的时候，倒了，也就算了。……咳！翠姑娘，讲起来，又何止你的命苦，我们都是半斤对八两罢！本来你唱大鼓我当琴师，是这末混下去，也没有甚么好处，而且这个北京我也住的厌了，要到别处去，又何尝没有别的可干，不过我的弦子上的苦节，和你口里的苦音，倒也合得上调，所以我也就是这末混下来了。我现在横竖是混一日过一日的，倒没有甚么，你的前程远大，我总望你自己爱这些罢……（沉吟了一会，忽然象迫之不能不说似的）翠姑娘！我也跟你当了半年琴师了，深恨我没有别的大本事可以帮你，使你了解我这个心。我只望……只望哪一天，天给这个机会，我就把我这苦命送给你罢，哪怕是……

柳 翠 （急止之）信芳！你别要说那样戏台上的话。你的意思，我懂得，但是我不信世界上真有那样蠢的人，我妈的事，就是一个好榜样。象你这样的话，她当日从她的情人口中间光景听过几百遍，直到那人丢我妈跑了，就把恋爱这个东西的真相证明了。我时时怕我将来也要学我妈的样子，所以我看的很透。老实说罢，信芳！我现在也没有甚么大不了的希望，你想想我这末一个人，高不成低不就的，有甚么出息呢？我今年十九了，二十、三十，马上会来，从小除母亲教过我一点之外，也没有正式读过一点甚么书，学过一点甚么艺，就凭着卖唱虚度了

这几年黄金也似的光阴。（至此又不自觉悲愤交集）只看着小时候一块儿顽的姊妹们一个个出的出风头，有的有体面，独自我一个人没有志气！我现在心里也变了，我这末命苦的人何必拿甚么架子，倒不如索性找一个知情识趣的老头儿，做他的小老婆去。只要每日能穿好的，喝好的，坐坐汽车，逛逛公园，听听戏，也就可以把我这十几年混过去了！混过了就算了。若是再象我母亲那样，贪着甚么恋爱的空名，弄得好衣也没有穿过，好东西也没有吃过，那样又穷又病的送了她那愁苦的一生，真是太不值！喂哟，我那苦命的妈哟……

秦信芳 （态度很郑重）翠姑娘！你不要这末急吧，听你的话，你倒象比我更有年纪，更有经验似的，你的主张也未尝无理，可是你就再彻底，怎么就会想到和人家做小老婆去？做小老婆不辱没了你吗？你也得自己爱重些啊。

柳 翠 （冷笑）嚇！有甚么辱没我？现在的女学生，做人家小老婆的还少了吗？纵不然，也不过发愤读了一点书博一点空名，出出风头，想将来嫁一个阔佬吧，我是什么？一个唱大鼓的女儿！他们老爷们说：唱大鼓的女儿，生成是嫁给人家做小老婆的呢。

秦信芳 那是甚么老朽的狗屁！听他做甚么！现在连北京社会也讲起自由恋爱，女子解放，男女同学那些问题

来，稍微读一点新书的男女青年，都知道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格，翠姑娘，你难道不知道自重吗？

柳 翠 （斜望着秦）呵呵！看你不出，连你也新起来了。

（转正色）咳！莫说“女子解放”，“男女共学”和“自由恋爱”，那些甚么问题，原是一班有钱的小姐们讲的，和我们这些没饭吃的女孩子一点也不相干。就是那班新思想的少爷们，也不见得都能够诚心诚意的尊重人家的人格，有些人还不过拿些好听的话，去讨念书的小姐们的欢喜。有些人简直是借此来“诬人”罢！甚么！……你看潘家小姐，现在怎么样了，我前儿不是说过的吗？她先前闻那位先生的大名，后来会面之后，也很尊敬他，因此被那位先生用好听的话，把她骗出门了，又把利害迫她失了身子，又迫她家认了婚姻，也就算了。谁知后来才知道受那位先生骗了的不只潘二小姐一个呢！

秦信芳 （冷静）这种人自然可恶，但是新思想才有点萌芽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也是不能免的，可是我们不能看了几个人做的不对，就把新思想全体抹煞。譬如北京唱大鼓的可也不少，只听一个人唱的不好听，就能说全北京唱大鼓的都糟吗？至少我知道柳翠是不错的。而且人要象山洞里的幽兰一样，不能因没有人赏玩她，她就不香了。你也不能因没有人爱重你，你就不自己爱重了。翠姑娘！任到甚么时候，你总信得过我呀！……是爱重你的一个人。